吊兰

吊兰，不是兰。

没有兰的高雅气质，

却似一只扎煞着全身羽毛的斗鸡，

昂扬地从花盆中炸起一丛抖擞细长的嫩叶。

嫩叶下一圈发黄而卷起的老叶子，

似抖落的一地鸡毛。

吊兰，又似兰。

像一股永不疲惫的泉，

不甘寂寞地向外翻动着那团落寞的绿，

中心探出几支柔韧的细条。

冬去春来，开枝散叶间，

便是一个个新鲜的生命。

吊兰，却是兰。

朴实无华，不负众望，

根植于荒山野岭，

傻里傻气无怨无悔地兀自美丽。

看似无奈而又给人希望，

是舞动于半空的精灵，纯洁而天真。